

香港高小學生在各類中文習作的別字調查

吳偉文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摘要

本文探討香港小五、六學生在不同類型習作中書寫別字的現象，搜集了39所小學的小五、小六學生日常習作，按習作性質歸納成五大類，包括：中文科的命題寫作、週記與日記、讀書報告、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以及常識科的閱報感想，每類習作各抽取50份，合共250份習作，從中蒐集學生別字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以常識科閱報感想的別字出現頻率最高，中文科的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類的別字出現頻率最低。本文並基於研究發現，就香港小學生書寫漢字提出建議。

關鍵詞

香港小學中文教育，中文別字，小學習作類型

甲、前言

香港學生在日常習作中出現錯別字的現象很普遍。然而香港曾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本文旨在探討香港高小學生在不同類型習作中出現別字的現象，研究結果可讓教師深入了解學生在不同學科誤用別字的實際情況，有助推斷出其成因所在，並喚起教師對別字問題的關注。

乙、文獻回顧

一、錯別字的界定

錯別字分錯字和別字兩大類。

錯字是指寫錯字的筆畫，可以是多寫筆畫（如把「福」寫成「𥛱」）、減寫筆畫（如把「寬」寫成「𥛱」）、漏寫部件（如「聽」寫成以「耳」做偏旁，漏寫部件「王」），或是寫了不合規範的結字組合（如把「茫」寫成以「彡」做偏旁，右作「芒」），也包括書寫者的一些隨意的自創字，這些錯字可能沒有根據的。總之，錯字是寫成不成字的「字」，在漢字字庫裏根本不存在。

別字則是指在配詞造句時寫了別的字，即是把原本應寫的字寫成了另一個字，造成對書面意義的誤解。一般而言，別字是要在詞或詞組，甚至句子裏才能發現，要結合句子語境去理解，才能看得得失誤的問題。例如：把「分析」寫成「分折」，由於沒有「分折」一詞，單從詞的本身已能分辨出「折」是別字。又如把「度過童年」寫成「渡過童年」，由於「度過」和「渡過」兩詞均屬規範詞，必須從詞語搭配上去判斷，才能分辨出「渡過童年」這個詞組裏的「渡」是別字。上述這些別字，雖然在筆畫和結構上都沒有寫錯，但由它們組成的詞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即使存在，但詞義卻不同，在語意表達上，乖離了原來的意思，傳達了另外一個訊息。

總括而言，錯字涉及的是字本身的筆畫或結構問題，是字形上的錯誤，一般而言是屬於個人書寫上的問題；別字則涉及使用者對字義的理解和對字與字之間的搭配關係的問題，其關鍵是詞語組合上所造成的語義理解上的錯誤，屬於用字方面的問題。

二、香港有關錯別字的研究

香港在錯別字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見，而且對象多是中學生（范國，1976；張秉權，1979；蕭炳基，1980；馬顯慈，1990；謝錫金、張瑞文、劉國昇、余慧賢、薛玉梅，1995；黃晶榕，2001）或大專生（陳繼新，1979；余婉兒，1996），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相對較少，陳瑞端（1996）的研究除涉及小四學生外，還包括大一、中六／七和中三的學生，單以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只有林佩恩（1998）及吳偉文（2004）的研究。

陳瑞端（1996）、林佩恩（1998）、吳偉文（2004）都曾分別從小學生作文中錯字和別字的出現頻率進行過數據統計。陳、林二人發現小四或小六學生的別字出現頻率都較錯字為高，即小學生在寫作中誤用別字的情況較寫錯字普遍。可是，二人的研究各自只涉及小學其中一個級別，未能看出小學生錯別字的出現頻率與年級高低的關係，也未能從數據中反映出錯別字的嚴重性和普遍性。吳氏的研究雖指出小學生錯別字的出現頻率是按年級遞減的，但該研究所採用的樣本只來自一所學校，代表性較低。

此外，香港一些研究曾採用不同的方法，探討錯別字產生的原因。有的通過分析錯別字，推測致誤原因（張秉權，1979；陳繼新，1979；林佩恩，1998）；有的通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使用錯別字的原因（余婉兒，1996）；也有的通過與個別學生晤談，找出其寫錯別字的背後原因（吳偉文，2004）。採用的方法雖各有不同，但綜合來說，致誤原因主要是漢字筆畫繁多，結構複雜，音義不易掌握；學生的語文學習態度不夠認真；加上受社會環境（如網上資訊、宣傳刊物等）的干擾，學生往往習非成是而不自覺。

這些本港研究雖然提供了香港學生寫錯別字的一個大概面貌，但內容只是單從學生中文科作文中蒐集得來的錯別字進行分類，當中未有涉及其他學科不同類型的習作，正因為習作類型比較單一，其研究資料的涵蓋面就有所不足。加上這些本港研究絕大部分都是研究錯別字問題，單純研究別字問題的並不多，目前只有蕭炳基（1980）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至於香港針對小學生（尤其是高年級學生）寫別字的情況而進行深入研究的更是缺乏。因此，本研究特別以香港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從多所小學不同類型習作中蒐集別字，通過分析比較，讓教師更了解學生在不同學科誤用別字的情況，從而就別字問題作出針對性的處理。

丙、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針對目前本地錯別字研究方面的不足，通過抽樣調查的方式，從不同類型的高小學生習作中，統計別字的數量，比較出現頻率的高低，探討箇中原因，並提出減少學生誤寫別字的建議，供語文教師教學時參考。

丁、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參與者來自香港 39 所小學的五、六年級學生，學生大部分的年齡為十至十二歲。

二、蒐集資料的方法及程序

本研究收到的小學五、六年級學生日常習作共 2,305 份，這些習作來自兩個科目：中文科和常識科，其中以中文科為主（共 2,217 份），常識科只有 88 份。學科習作類型並不一樣，有來自中文科的命題寫作、日記、週記、讀書報告、故事改編、看圖作文等，也有來自常識科的閱報感想。本文將學科習作按科目及習作性質歸納成五大類，茲將各類習作的性質詳列於表一。

表一 各類習作的性質

科目	習作類型	習作性質
中文	命題寫作	以記敘文為主，學生根據指定題目，運用從課文中所學到的寫作技巧進行寫作
	週記／日記	屬應用文寫作，學生以通行的格式，從日常生活中取材進行寫作
	讀書報告	學生以報告的形式，根據閱讀資料的內容寫摘要，並表達個人對閱讀資料的意見和感想
	看圖作文／故事改編	學生根據提供的圖畫（單幅或多幅）或故事內容，運用問題的提示或故事內容進行寫作
常識	閱報感想	學生閱讀自選的報章資料，寫內容摘要，並表達個人對閱讀資料的意見和感想

有關各類習作的數量分佈詳列於表二。

表二 各類習作的數量分佈

科目	習作類型	習作數量	百分比 (%)
中文	命題寫作	1,682	72.97
	週記／日記	253 (191 / 62)	10.98 (8.29 / 2.69)
	讀書報告	229	9.93
	看圖作文／故事改編	53 (28 / 25)	2.30 (1.21 / 1.08)
常識	閱報感想	88	3.82
總數		2,305	100.00

有關習作類型的分佈，以命題寫作數量最多，有 1,682 份，佔去習作總數的 72.97%；看圖作文 / 故事改編的數量最少，僅 53 份，佔 2.30%。

礙於時間及資源所限，本人未能逐一分析所有蒐集得來的習作，只能從中抽取一定數量的習作進行分析。在進行抽樣時，由於參與研究的學校所提供的各類型習作，數量並不平均，其中數量最多的命題寫作類，與數量最少的看圖作文 / 故事改編類比較，兩者相差超過 30 倍。若採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習作樣本，則無法保證抽取出來的樣本能包括每一類型的習作。為了使獲得的樣本能涵蓋不同類型的習作，本研究採用相等樣本數抽樣的方法，從學校提供的五大類型習作中，各自隨機抽取數量相等的習作作為研究樣本進行分析。由於數量最少的看圖作文 / 故事改編類習作只有 53 份，因此，本研究只可從各類型習作中各自抽取 50 份，合共抽取五種類型的習作 250 份作為研究樣本進行分析研究，以確保每種類型的習作樣本均具有相等的代表性，避免因各類型習作所佔的比重不均，而影響了本研究的內在效度。有關各類習作的取樣數量及來源分佈詳列於表三。

表三 各類習作的取樣數量及來源分佈

習作類型	取樣數量	來自學校數目
命題寫作	50	32
週記／日記	50 (38 / 12)	7
讀書報告	50	5
看圖作文／故事改編	50 (26 / 24)	2
閱報感想	50	3
總數	250	49

由於參與本研究的學校中，有 10 所學校提供的兩班習作類型並不相同，另 29 所學校提供的兩班習作類型相同，故合共提供各類型習作的學校數目總次數（49），較參與研究的學校數目（39）為多。

在每類型習作抽取 50 份的過程中，為了確保每所學校均獲抽取習作樣本作研究，在為每類型習作進行抽樣前，本研究在同一類型習作中，根據學校提供該類型習作的數量，按比例定下有關學校獲抽取的習作配額。然後根據配額，從學校提供的習作中，隨機抽出數量與該校配額相同的習作作研究。換言之，在同一類型習作中，提供學生習作數量較多的學校，被抽取作樣本的習作數量也較多。

三、資料分析

為了確保得出的別字資料是客觀而準確，所有 250 份習作不論曾被批改與否，一律複印一式兩份，分別再經本人及一名語文教師，重新逐一批改。批改完成後，本人將每份習作的批改結果與該名語文教師批改的再作比較，若發現當中批改結果有出入時，便會一起查找原因，並通過商議尋求共識，以增加本研究的信度。

隨後，點算每份習作所出現之別字數量，再統計各類型習作出現的別字數量，據此計算別字在不同類型習作中的出現頻率，並以變異數分析（ANOVA）檢視不同類型習作之間的別字出現頻率是否有顯著差異。

戊、研究結果及分析

各類型習作的別字數量分析

在本研究抽取的 250 份日常習作樣本中，完全沒有別字的只有 41 份，佔全部習作樣本的 16.4%，其餘 209 份都出現了別字。在這 209 份習作樣本中，合共出現別字 359 個。茲將每份習作出現的別字數量詳列於表四。

表四 每份習作出現的別字數量

每份習作的別字數量（個）	0	1	2	3	4	5	6
習作數量（份）	41	114	57	26	9	1	2
百分率（%）	16.4	45.6	22.8	10.4	3.6	0.4	0.8

從表四中所見，僅出現 1 個別字的習作樣本數量最多，佔全部習作樣本的 45.6%；其次是出現 2 個別字的習作樣本，佔 22.8%。本研究也有個別的習作樣本出現多達 5 個（佔 0.4%）或 6 個（佔 0.8%）別字。從上述數字，大概反映出，本研究的參與者在日常習作中出現別字的現象雖然是普遍，但程度並不算嚴重。

至於學生在各類型習作出現的別字數量，詳列於表五。

表五 各類型習作出現的別字數量

科目	習作類型	別字數量	每份習作 平均別字數量	每份習作 平均字數*
中文	命題寫作	93	1.86	251
	週記／日記	72	1.44	168
	讀書報告	65	1.30	153
	看圖作文／故事改編	61	1.22	242
常識	閱報感想	68	1.36	110
總數		359		

*註：每份習作平均別字數量 = 該類型習作的別字數量 ÷ 該類型習作的數量（即 50）

從表五所見，學生在命題寫作中的字數最多（每份習作的平均字數為 251 字），出現的別字數量也最多（50 份習作共出現別字 93 個，即每份習作平均出現 1.86 個別字）。表面看來，可能與「寫多錯多」有關，但「寫多錯多」並不完全反映真實的情況。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類習作的字數僅次於命題寫作（每份習作的平均字數為 242 字），但出現的別字數量卻是各類型習作中最少的（50 份習作只有別字 61 個，即每份習作平均出現 1.22 個別字）。要探究其原因，或可從別字的出現頻率中看出端倪。別字出現頻率是指在每份習作中，平均每 100 字會出現的別字數量。茲將各類型習作的別字出現頻率列於表六。

表六 各類型習作的別字出現頻率

科目	習作類型	每份習作 平均別字數量	每份習作 平均字數	別字出現 頻率* (%)	每組變異數 (S^2)
中文	命題寫作	1.86	251	0.74	0.2606
	週記／日記	1.44	168	0.86	0.3051
	讀書報告	1.30	153	0.85	0.2672
	看圖作文／故事改編	1.22	242	0.50	0.2116
常識	閱報感想	1.36	110	1.24	1.2746

*註：別字出現頻率 = 每份習作平均別字數量 ÷ 每份習作平均字數 × 100%

每種類型習作數量 = 50

從表六所示，常識科閱報感想的別字出現頻率為 1.24%（即平均每 100 字大概會出現 1.24 個別字），較中文科各類型習作的為高（在 0.50% 至 0.86% 之間）。為要檢驗五種不同類型習作之間的別字出現頻率是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採用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檢驗。有關各類型習作別字出現頻率的變異數分析，如表七所示：

表七 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均方 (MS)	F 值
組間	14.042	4	3.511	
組內	113.636	245	0.464	7.5668*
總變異	127.678	249		

N=250 *p<.01

從表七的數據顯示，根據組間自由度 ($df=4$) 和組內自由度 ($df=245$)， $p<.01$ 的臨界值為 3.41。由於 F 值 (7.5668) 大於臨界值 (3.41)，顯示上述五種不同類型習作之間的別字出現頻率有顯著差異。換言之，習作類型的不同對別字的出現頻率有顯著影響。

不同類型習作的別字出現頻率有顯著差別的原因，可能與常識科的閱報感想習作較着重學生對時事意見的表達，而這類意見表達的內容比較開放性，教師較難提供提示或指引給學生依循有關。另一方面，在中文科習作中，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類的別字出現頻率最低

(0.50%)，其可能原因是，在看圖作文習作中，為學生提供了「提示問題」；在故事改編習作中，學生也可根據原有故事內容來改寫。寫作內容中一些可能會被學生經常使用的詞彙，很大機會在「提示問題」或故事原文中出現，故此學生在寫作中使用這些詞彙時，因為有所依循，誤寫別字的可能性自然相對較低，這或會造成該類習作的別字出現頻率較其他類型習作為低。

此外，一些大多在課堂上完成的習作如命題寫作、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等，其別字出現頻率也較其他在家中完成的習作（如週記、日記、讀書報告、閱報感想等）為低。究其原因，可能與中文科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經常將注意力放到根據字義來區別音近或形近字上有關；也可能與這類在課堂上完成的習作會扣錯別字分數有關，使得一些重視習作成績的學生，在課堂上處理這類中文科習作時，有意識地糾正一些別字；甚至刻意迴避一些不懂寫或不大肯定的字詞，改用其他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詞來寫作；又或可能在寫作過程中，寧願放棄原來的寫作意念，也不願意冒險寫錯的緣故。相反，家中的氣氛遠較課堂輕鬆，學生或會較難集中精神完成創作性的習作，以致在習作中出現別字的機會也會較高。因此，學生做習作的環境或會影響習作中出現別字的數量。上述原因僅是個人推斷，仍有待日後再作深入研究。

己、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在 250 份日常習作樣本中，逾 50% 習作都出現別字。每份習作樣本出現的別字數量，以 1 個和 2 個為主，但也有個別習作樣本出現的別字數量多達 5 至 6 個。從統計數字上看，本研究樣本的小學生在日常習作中出現別字的現象頗為普遍。

在各類型習作中，常識科的別字出現頻率較中文科為高，而中文科習作中，又以週記、日記、讀書報告的別字出現頻率，較命題寫作、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的為高。

本研究發現學生做習作的環境或會影響習作中出現別字的數量。一些大多在課堂上完成的習作如命題寫作、看圖作文與故事改編等，其別字出現頻率較其他在家中完成的習作（如週記、日記、讀書報告、閱報感想等）為低。

基於小學生在日常習作中出現別字的現象頗為普遍，而本研究發現在一些學生習作樣本中，有些字詞在一處寫錯，在另一處卻寫對，這相信是一時疏忽造成的，只要學生重新檢查一遍，就會發現。事實上，很多時習作中的別字，在學生集中注意檢查下，都能夠自己發現，並予糾正的。謝錫金（1994）在寫作研究中也曾指出，學生在寫作時只要集中精神，原本忘記了的字也會復現在腦海中。因此，只要學生養成認真書寫的態度，將有助減少別字的出現。

要使學生集中精神，重視書寫漢字，首先教師平日就要訓練學生善於調節自己的情緒，學會保持心境平靜，不慌不亂，專心寫作。教師也要以身作則，書寫態度一絲不苟，讓學生明白到文字是書面的交際工具，若寫出來的字體欠端正，令人無法辨認，就不能達到交際功能。

其次，要改變學生過分倚重中文輸入法而輕視寫字的心態。現時電腦中文輸入法逐漸普遍，有些學生的電腦輸入速度甚至超過了手寫的速度，以致越來越多學生不重視寫字，結果不單字寫得不好，有很多字更加不會寫。對於這種現象，語文教師除了要讓學生知道電腦的使用雖然帶來方便，但始終有它的局限，不能無時無刻取代手寫體外，還要在小學低年級開始，透過寫字教學，指導學生掌握字的筆畫、筆順、間架結構，教師可適時運用板書作出示範，對難寫或易錯的筆畫用鮮明的色彩，強化正確寫法，刺激記憶，加深學生對字形的印象，提高識記的準確性。此外，對於學生在日常習作中出現的別字，教師絕不能輕易放過，必須及時指出，並要求學生立即改正，否則學生所寫的別字成為定勢，要克服、更正就有一定的難度。教師對別字問題的重視，會直接影響學生認真寫字的態度。

此外，學生每次完成習作後，還要養成自我檢查，改正書寫錯誤的習慣。語文教師宜鼓勵學生在閱讀和寫作時，遇到不會讀、不會寫，或不肯定寫法的字，可請教教師、同學，並要養成勤查字典、詞典的習慣，找出字形、字音和字義，選用和書寫規範的正字。遇到執筆忘字，切忌憑空想像，左拼右砌，或以同音別字代替。其他各科教師也得與語文教師配合，對學生要求一致。只要各科教師對學生經常要求，經常訓練，經常檢查，學生就能持之以恆，出現別字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

庚、研究局限

本研究只是集中分析香港小學五、六年級學生日常習作上的別字現象。從實際上來說，別字現象早在小一至小四年級也有發生，囿於時間及人力資源，只能集中研究別字現象較普遍的小五、小六兩級學生的別字問題，未有涉及其他各級。

基於時間及人力資源所限，本人只能採用相等樣本數抽樣的方法，從參與學校提供的不同類型習作中，抽取 250 份習作作為研究樣本進行分析研究。由於用作分析的習作數量有限，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結果只能代表參與研究的五、六年級學生，並不能將所得結果類推至全港小學五、六年級學生出現別字的實際情況。

由於參與學校提供的五、六年級學生習作，都只是這些學生的一次性習作，故此本研究僅能單憑該次習作中出現的別字，進行統計分析。假若同一名學生提供的習作不止一次，那就可以按學生提供的另一份習作所見的別字，重複進行同樣的研究，通過比較前後兩次研究的結果，反覆驗證，研究結果將更客觀，可信性也較高。

由於本研究用作分析的習作樣本全由參與研究的學校自願提供，習作類型也由學校自行決定，因此是次蒐集到的習作樣本絕大部分來自中文科，常識科習作數量較少，習作類型也以命題寫作為主。然而習作樣本若能多來自不同學科，習作的類型若能更多樣化，避免過於偏重某一學科，某一類型習作，將有利日後研究不同學科、不同類型習作中，出現別字的現象及其成因是否有所不同，相信研究結果更能全面、深入地反映學生在日常習作中誤用別字的情況。

參考文獻

- 余婉兒（1996）。〈教育學院一年級學生在寫作上中文運用現象的探討——錯別字現象調查〉。載何國祥（編），《中文教育論文集第三輯——1995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341-348）。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 吳偉文（2004）。《香港小學生錯別字研究》。香港：香港大學教育碩士論文。
- 林佩恩（1998）。〈香港小六學生錯別字個案研究〉。載謝錫金、馮瑞龍、李銳清（編），《一九九七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選集》（頁288-301）。香港：香港大學課程學系。
- 范國（1976）。〈我校的正視錯別字計畫〉。《中文通訊》，第33期，14-18。
- 馬顯慈（1990）。〈淺談香港中學生的錯別字〉。載馬顯慈（編），《閱讀與寫作》（頁83-84）。香港：葛文出版社。
- 張秉權（1979）。〈認真向錯別字開刀〉。《語文雜誌》，第2期，55-58。
- 陳瑞端（1996）。〈香港學生的錯別字調查〉。《教育學報》，第24卷，2期，97-120。
- 陳繼新（1979）。〈從中國語文教學觀點研析「錯別字辨正」之指導方法〉。《香港浸會學院學報》，第6期，1-14。
- 黃晶榕（2001）。〈香港中學生中文作文的錯別字研究〉。《語文教學》，第8期，14-17。
- 蕭炳基（1980）。〈香港中學生作文字句病例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報》，第8卷，2期，9-19。
- 謝錫金（1994）。〈視覺表像與小學生的中文寫作〉。載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編），《海峽兩岸小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323-332）。台北：台灣教育部。
- 謝錫金、張瑞文、劉國昇、余慧賢、薛玉梅（1995）。〈香港初中學生錯別字研究〉。《教育曙光》，第36期，104-108。

A study of the mis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assignment by Primary 5 and 6 pupils in Hong Kong

NG Wai Man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Primary Sec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mis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Primary 5 and 6 pupils in Hong Kong schools. For this purpose, 250 different types of assignment were collected from 39 schools, viz. 50 essays, 50 diaries and weekly journals, 50 book reports, 50 pictorial compositions and story writing from Chinese Language, and 50 press reviews from General Studies. The errors in these texts were then analysed in terms of their frequency. It was found that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errors occurred in press reviews and the lowest in pictorial compositions and story wri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s major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Keywords

Chines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mis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ype of assignments in primary school